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四十三回 衛指揮海外通書 奎道人宮中演法

胡濛道：「前在朝中，你說是半道人，今卻來冒認張三豐，就該有個欺君之罪。」胡靖接著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有何憑據，敢來冒認？當今皇帝不是和你戲耍的哩。」道人不慌不忙，說：「高皇帝在鄱陽與陳友諒大戰，我曾先報『難星過度』，高皇急換小舟；一炮飛來，就把御舟打得粉碎。後陳友諒已中流矢，連彼軍尚未知覺，我又預報高皇，方得大破敵兵。」說未竟，榆木兒忽拔劍指道：「我現奉手敕：前途有冒認三豐的，即行斬首。你想要試試上方劍麼？」道人呵呵笑道：「這劍斬誰？是斬你腦袋的！」遂揚揚而走，大聲唱道：「訪建文，建文不可戮，先斬一榆木。」榆木兒大怒，飛馬向前，要殺半道人，只差一丈多路，那馬流星掣電相似，再也趕不上。半道人又回手將拂子指著榆木兒：「咄！你趕我到雲南昆明池，才有分曉哩。」倏然不見。榆木兒勒馬四望，大嚷道：「這一定是青州來的妖人，使個隱身法躲了。」胡濛心上覺著有些怪異，只怕前途去吉凶難保。無奈奉著君命，是躲不得的，便分解道：「我們莫理論他，只是向前幹正事罷。」於是三人一逕自去不題。卻說燕王自胡濛等去後，隨召李景隆入朝，與群臣會議，要興師去平山東。忽提督四譯館少卿薛岩奏道：「今有海南日本國王，差官齎著本朝都指揮衛青密奏，現在候旨。乞陛下聖鑒。」燕王驚道：「朕意衛青死於登州了，因何逃至外國？怎不回關待罪？有何軍機，著差官進奏？」內監傳命宣入。差官呈上衛青密奏，略云：

原任滿家峒都指揮使臣衛青頓首頓首，謹奏皇帝陛下：竊臣奉命備倭海上，出巡大洋，三月有餘，登州已被賊寇圍攻甚急。臣到甫及夜半，見賊連營城處，遂率所部五百餘人，奮勇向前，劫破賊人兩寨，而各寨皆已起應，臣乃全師歸於城內，殺賊驍將二員，膽已喪矣。奈元戎張信主守，番將谷允主戰，軍機不一；又於雪夜縱飲酣臥，被賊竊效襲蔡之智，合城兵民盡遭屠戮。臣巷戰不勝，孤掌難鳴，遂下海船，被風打至南洋日本國。國王懼皇帝陛下之威靈，念太祖高皇之德澤，願借臣倭兵十萬，付臣督領，從海道逕取登萊山河土地，歸之本朝。彼不過利其金帛耳！臣已與國王及將軍等折箭為誓，所以差員航海，逾越萬里奏請陛下。凡南北地方與賊交界之處，先布重兵屯紮，扼賊逃竄之路；仍選上將四路夾攻，則賊寇剋日可平。

上以奠國家而安社稷，下以靖民生而完臣節。不勝悚息待命之至。

燕王覽畢，假意作色道：「朕堂堂中朝天子，何難殄滅小丑，乃向外夷小邦乞師哉？」兵部尚書劉季箴善迎意旨，奏道：「此在衛青欲借兵立功，以贖失守之罪；在夷王則遠懼天威，亦欲效命以圖通於好中朝。豈天子去向彼乞師？今萬里遠來，似宜允之，以示柔懷之義。」燕王見季箴說話，迎合得恰好，就道：「卿言亦屬有理，可令光祿備筵管待，候朕裁奪。」

散朝後，有欽天監官密疏，言妖車見於青、齊分野，主彼處軍民罹刀兵之厄；又適合衛青所奏，燕王心以為異。次日，夷使到午門謝宴，燕王宣入，問：「衛青如何不來？」奏道：「衛青恐小邦兵將流入本朝地方，要親自為嚮導。」又問：「衛青是待汝回國起兵麼？」回奏：「原議待陪臣回國發兵的。」欽天監官又奏：「臣等夜觀天文，是現在發兵之兆，乞陛下聖鑒。」

李景隆奏道：「臣有一異人，能知乾象，現在午門外，求陛下召入決之。」燕王准奏。隨令宣進，那道人怎生模樣？

戴一頂鐵葉魚尾冠，穿一領金線鶴氅衣。面方有棱，鬚短若刺。闊額濃眉，隱隱然殺氣橫飛；豹眼鷹隼，耿耿乎邪謀叵測。鼻門處，三根全斷；唇卷來，二齒齊掀。有髭無鬚，宛疑內監來臨；即黑且麻，錯比煞神下降。

燕王見他儀容醜惡，猜是個邪道，遂問李景隆：「這道士叫甚麼？有何異處？」道人不待景隆回言，即自奏道：「臣名奎道人，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胸藏鬼神巧妙之機，手握雲雷變化之術，六丁六甲、五通、五遁，無所不能。但乞陛下試之。」燕王道：「你且說近日天文，有何徵兆？」道人奏：「妖星照於青、齊，主應在目前，姑俟應後，另獻良圖。」燕王冷笑道：「汝有何良圖？朕意已決。」即命內閣頒發制書與日本國王，並敕諭衛青：聽從所為，有功爵賞。來使發回，隨諭群臣曰：「朕今調晉省軍一方，令泰寧侯陳珪鎮守大名；又調馬步軍兵六千，令新昌伯唐雲與趙王高燧協守各隘口；又調遼東兵一萬，發齊王高煦嚴守德州；又調永平衛軍三千、遼兵五千，與成陽侯張武，保守天津衛；又調長淮、廬州諸衛兵八千，助都督譚忠，鎮守開封府。其淮安、真定向有重兵，無庸再撥。

但敕令謹嚴烽堠，練習兵甲。若夷兵能勝，則四面長驅，掃清巢穴；若夷兵不勝，則窺伺便利，分兵四出以擾之，賊必倉皇四應，疲於奔命。攻破一處，諸處瓦解。計日亦可殲滅，焉用彼哉？」群臣皆叩首稱賀聖算。

不幾日，李景隆又密奏：「臣之術士，尚有未盡之言。前因夷使在朝，不敢洩漏天機；今請賜之燕見。」燕王隨御便殿，召問道：「汝有何天機？可實奏來。」奎道人奏道：「青、齊分野，妖星燦爛，然至亥、子以後，便覺昏冥。是雖能侵入境界，終屬無用。只為他妖法利害，不是人力可以平得的。」燕王問：「汝有何法平他？」道人奏：「臣尚須煉一秘法。法成之後，三月內包管一賊也不留！」燕王笑道：「爾尚要煉法，還是試試的光景。李景隆豎子，誤信你胡言。不中用！不中用！廣景隆連忙叩首，說：「他的法術甚多。止這個秘法，要教導他人演習，不是自己要練習。草茅道人，凜懾天威，奏得不明瞭。」燕王道：「姑著他把法術逐款奏來，朕就要試驗。」隨奏：「臣所學的皆五雷天心正法，要風雲就有風雲，要雷雨就有雷雨。若到兩軍交戰，能遣神將天兵空中助陣；又有兩種異術，能驅魍魎魍魎之精，能攝毒蛇猛獸之魄，無影無形，吞噬敵人。賊若敗走，又能使沿途林木皆化為軍將，絕其去路，無可逃生。皆百發百中的。」燕王道：「若如此，便可興兵征討，還要練習什麼？」

道人奏道：「陛下也不要小看了青州這個妖婦！他當時曾祈雨，與小道賭鬥，臣差溫元帥斬他，尚被他逃去。所以臣今要煉一秘法，使他數萬賊兵一時滅絕，為陛下安江山、定社稷，方見得小道一寸愚忠。」燕王問：「汝作何煉法？可先奏與朕聽。」道人奏：「是六十個咒語，要用六十個童子演習起來，每一童子，教他念熟一咒。再揀了六十個日子，六十個時辰，令童子默誦跪拜。臣書符發令，迫人魂魄，憑你百萬雄兵，五十日內外死個盡絕。」燕王叱道：「此妄言也！從來咒法，要人的生年、月、日，或頭髮、指爪，或貼肉小衣，止咒得一二，究無靈驗，還是邪術。那有咒死百萬人的哩？」道人又奏：「道術玄微，難以測度。臣原是西天竺異人傳授，他說要在十二年後，有位真命天子，方用著這法。臣常思：若非真命天子，即咒死一二人，鬼神亦不奉令，何況三軍之眾。今屈指一算，正是第十三年；遇著陛下是真命聖天了，無事之時，百靈尚來呵護，何況有符敕驅使他，一咒百萬，也是理所必然的。請陛下聖鑒。」

燕王自想：用兵以來，殺人何止百萬？況這妖寇不過數萬，又在所當誅的，上天假手於人來助朕也定不得。就問道：「你且把咒語的訣細奏與朕聽。」道人奏說：「臣傳授的，是咒生尙的法。天下的人，都屬十二個生尙的，然分門別類起來，就共有六十種。如：甲子屬鼠，丙子也屬鼠；乙丑屬牛，己丑也屬牛之類。六十年花甲已周，所以咒語止有六十種。如：甲子之鼠，甲是木，子是水，要檢五行克制之日，如庚辰庚戌之類，金剋木，土剋水也。又於克制之日，檢克制之時；天干、地支相同者為妙，然不可必得。只就其所屬是子，但取屬土之時，如己未、己丑、辛未、辛丑之類，就從那日、那時咒起。先用靈符禁魘他的心神，再用符敕迫攝他的魂魄，任他虎將也逃不得命。今算妖賊營內，自十六歲起，至六十五歲止，原只用童子五十名，但必要身無疾病，真正童身，聰明智慧的，須加兩倍取來，三中挑一，方可教導。請陛下聖鑒。」燕王笑道：「那有不屬十二生尙的人？依你咒來，天下人都會死麼？到底是胡說。」道人又忙奏道：「這才是道法之妙用！不但靈符自有界限，即驅使追魂之鬼神，也只到咒的所在，咒的一軍，只死一軍，不沾著局外的。若沒有界限，豈不連自己都咒死了？其中自有秘訣，不消聖慮得的。」燕王已有信意，就諭李景隆：「明日朕幸瀛台，將他的法術面試一番。爾須早早候駕。」隨退朝回宮。

忽宗人府啟奏：「衛王、吳王皆得奇疾而亡。」燕王心中私喜，佯為太息，令以王禮殯葬。

至明日，景隆率道人赴瀛台見駕。百官皆集，燕王召問道：「爾說要風雲就有風雲，可先呼陣大風來與朕看。」道人聞旨，

說：「這須要得個童子。」景隆啟奏了。就令人到外邊尋個童子進來。道人舒開童子左手，默念咒語，呵口氣在他掌中；又用指來虛畫個符印，令童子緊緊扼定，引他在巽地上，將手一撒，念聲：「太上老君律令敕！」只聽得空中颯沓，真好風也！但見：

初起時，卷霧飄煙；再聽來，穿林落葉。吹得那百官的孔雀袍、錦雞袍、雲雁袍翻來掩面；刮得那衛士的飛熊旗、飛虎旗、飛豹旗撲去蒙頭。正是江湖月暗星辰動，休言宮殿風微燕雀高。

那風刮了兩三陣，就悠悠揚揚的歇了。燕王便問：「因何這風止得甚快？」道人奏：「這是小符咒。若要大風，須用硃砂書符，披髮仗劍，召遣風師，就刮他十來天也不難的。」燕王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可起個迅雷與朕聽來。」道人又將童子左手畫了符印，念了咒語，如前緊緊的握著，向離地上望空一撒。只聽得：

隱隱而鳴，有似雷門布鼓；隆隆而響，宛如湖口石鐘。激烈一聲，但見殿上奸臣膽盡裂；疾徐千下，誰知墳前孝子淚還流。那雷聲在半空轉了兩回，方才定了。

燕王又諭：「速召幾員神將來與朕看。」道人奏道：「召將須要一事差遣，若是空言發放，必乾神怒。」燕王一想，說：「朕宮中有三塊奇石，可令移至根台前安置。」道人向景隆說：「召將須要用劍，請將軍借用。」景隆隨又啟奏，燕王令取御劍賜之。道人接劍在手，向空中指畫一番，唸唸有詞，大喝：「龐、劉、苟、畢四將火速奉令者！」只見一片陰雲從西飛至，遮得日色無光；雲中顯出四位金甲神人。百官翹首瞻仰，莫不戰慄；燕王站起視之。道士即將前令宣人，又厲聲喝道：「若違法旨，發勘問罪。」四神將倏然斂雲而去。俄頃間，煙塵蔽天。一陣狂風捲過，三塊奇石，端端正正，豎在流台前。燕王大喜，向群臣道：「這道人法術，可謂靈驗。」群臣皆頓首道：「此天降大羅真仙，以貽陛下平妖賊也。」

燕王隨諭景隆：「近來畿輔雨澤愆期，可擇日建壇，令道人祈求甘霖，俾小民及時播種。朕不惜爵賞。」道人說：「不須建壇，要雨多少，倚馬可待。」景隆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道人乃散發仗劍，向空作法。忽而黑雲四起，風雨驟至，如倒峽傾江一般。但見：

松濤亂卷，竹浪橫飛。初浙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澎湃。五峰瀑布，何因瀉自簷前；三峽雷霆，直似湧來地底。梳妝台畔，宮人亟下珠簾；鵲樓頭，天子猶憑玉案。可憐八百臣工，淋淋瀝瀝，真如落水之雞；三千衛士，擾擾紛紛，無異熬湯之蟹。

燕王見文武官員都遭雨打，有旨令：「文官皆進殿楹之內，武士盡歸兩廡。」不多時，雨止雲消，依舊一輪赤日。燕王見行潦滿地，料田疇是沾透的了，遂降旨：「封奎道人為護國靈應真人大法師。」又命順天府尹：「著落二十州縣，每州縣要十二三歲的聰俊童子十名。出重之家，優免本年逐役；藏匿不報者，軍法從事。限一月內解京候用。」隨命駕還宮。那時奎道人足高氣揚，誇說是玉虛金闕上卿，特來為天子定江山的。諸臣交口稱贊，呼為「仙師」。有願拜為弟子者，奎道人說：「要看你們寸心忠良的，我才肯收哩。」一時諸臣皆有慚色，各散不題。

看官要知道，奎道人在青州時，說行雨必須龍神，要奉上帝敕旨，一點也多少不得，這到是正理的話。如今頃刻喚到的風雨，是遭邪神惡煞，就在近處江河之內攝取來的，不過暫養禾苗，以待甘霖接濟。若數應亢旱，則熱氣熏蒸，反致害苗殺稼，產出蝗蝻，流毒無盡。就是召的天將，曷嘗是龐、劉、苟、畢？總是邪神之類。燕王與眾臣都信是仙術，這雖是奎道人之福，也就是奎道人之禍了。

過有月餘，各州縣童子解到，有三百餘名。奎道人選擇聰俊無病者一百多名，景隆啟奏燕王：「要在個人跡不到的地方演法。」燕王即令內監整頓西宮，傳進道人與童子，及一切法物，把宮門鎖了，熔鐵汁灌銅，只開傳洞二處，送進飲饌，直待煉成之日，然後放出。

那時徐王也死了，燕王親至其第看時，遍身肌肉枯焦，面目慘黑，無異骷髏。燕王問太醫：「是何病症，一至於此？」太醫奏：「有似中毒。」燕王大怒道：「王府深密，毒從何來？必是醫生緣故。」遂將太醫院官員凡看過三王病的，皆發刑部勘問。三王妃眷那知就裡，反感激燕王親情篤厚。嘆！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可以掩一時，而不能欺後世。現今《紀事本末》上載一筆云：「三王皆不得其死。」不得其死者，雖若諱之而實顯之。至於史官，則一筆抹去矣。諺云：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當易一字，云：「史失而求諸野。」野人不避忌諱，每有見聞，直書其事。若正史，或為君諱，或為祖父諱，或以勢利諱，或以情面諱，或因賄賂而諱。嗟乎！後代修前代之史，猶且如此哉！

且聽下回分解。